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作家专卷

肖克凡

(上卷)

× × × 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作家专卷

肖克凡(上卷)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肖克凡(上卷)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1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都是人间城郭	(1)
小 阔	(109)
没戏的日子	(219)
今天的虫子	(339)
天津娃娃	(415)
大水泡	(495)
最后一个工人	(503)
旱地寓言	(599)

都是人间城郭



1

甲长是下晚儿来的。他先叫嚷了一声傻篓子，没见动静，又叫嚷了一声傻篓子他爹。这时候那间还没掌灯的南屋里有了响动——傻篓子穿着黑粗布的棉袄走出门来，去出修筑城防伙。

十八岁的傻篓子不言不语，人显得很瓷实。白天他很少说话的——干活儿。晚上睡了觉却半宿半宿地说梦话，没完没了比说相声的小蘑菇的口齿还伶俐。他爹没辙，就打着哈欠说，为了你太阳跟月亮也得换了个儿，是黑白颠倒呀。

梦话说不成了——傻篓子出伙夜里去修城防，人是不能睡的。黑白颠倒了，傻篓子白天睡了个死，预备着夜里出大力气。

其实是可以免伙的，出几个钱，有人愿意舍命去替。傻篓子他爹开着个小铺眼儿，不富，又是个财迷性子，只得认头让自己的独苗儿傻儿子寒天黑地去西营门外动锨镐了。这兵荒马乱的年头。

这城，已经被人家围了好多天了。那些围城的兵，



肖克凡卷

说是从关外开进来的，要得天下。

甲长说，夜里干活儿傻篓子你可别多言多语说梦话，嘴给身子惹祸。

傻篓子他爹在屋里应了声，又不是去战壕里睡觉，他说屁梦话呀。

甲长五短身材，在街上开着个炒锅。人们都叫他罗矧子。他炒出来的干货，香透半条街。

随着甲长往院子外边走，傻篓子脚上只穿了一双烂了底的布袜子，像踩在冰河上。

院子里追出一个声音，说傻篓子慢着走。

院子是四合套的，挺曲折。院子深处立着一棵小树，是槐。一个嫩嫩的小媳妇小步一串儿绕过当院的二道门楼子，又喊了一声傻篓子你这是给谁去送脚丫子呀。

一个男人正蹲在阳沟边上漱口，咕咚咕咚弄得满嘴全是响动。小媳妇从他眼前跑过去的时候，他从嘴里拔出牙刷子说，吃了吗曲嫂子。

小媳妇说没呢我刚坐上锅。之后她气喘吁吁朝盛满了黄昏的胡同举出一双物件儿。

是一双半旧的骆驼鞍式靴头儿。

院子里弥散着熬鱼的味道。腥，像是锅里忘了搁醋——不够口儿。



傻婆子也不说谢谢曲嫂子。他接了鞋蹲下身就往脚上穿。人家的鞋大，豁豁亮亮穿上了，顿时见暖。上了街，傻婆子回头看了一眼胡同里的景物，随着出伙的人流往西边开去了。

天一下子黑了下來。

小媳妇扭摆着小巧的身子往院子里走。越过门槛子迎上来一只黑猫，冲她喵喵叫唤。这猫恋人，一往一返在她腿间蹭来蹭去，很瘦的一身皮毛。

我屋里又没熬鱼，你跟我粘缠嘛呀。她合严双腿一夹，那黑猫就窜远了，但不是去拿耗子。这是一只出了名的馋猫，人人恨。

黑猫就钻进了北屋，那是孙合家的灶上正在熬鱼。弥散在院子里的味道与往日大不相同，似乎是少了些佐料儿。

围了城，这鱼也熬不出什么味道了。

蹲在阳沟边上刷牙漱口的男人就是孙合：四十上下年岁，细长身子瓜条脸，一只眼睛明，一只眼睛暗，公鸭嗓子。

这城防修了三个多月了，说是固若金汤，那八路军怕是攻不进来吧？孙合嘴头子上堆着一层牙粉酿出的白沫子，含混不清地说着。也不知道他是说给谁听。

这是孙合多年的习惯了，凡吃鱼吃肉吃虾吃蟹，饭



肖克凡卷

前必要下一番工夫。不论天冷天热，端着茶缸子蹲在阳沟边上：先蘸上牙粉刷牙，力气用得很猛；涮净了牙刷子，再蘸上细盐末，力气使用得很柔和了；之后用弓子刮舌头，最费时辰；末了是清水漱口，润开嗓子。

为了图个满口清爽，吃荤腥儿才能品出个子午卯酉的味道来。只要有味道，孙合是肯下工夫的，不能委屈了自己的嘴。

北屋门槛子上堆着孙合的一群孩子，正往屋外撵那只馋嘴的黑猫。蹲在阳沟边上的孙合似乎脊梁上也长着一只眼睛，不扭身子就是一声喝斥。关门，出来喝风呀！

五只大小不一的脑袋一齐缩了回去。这时候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枪响。

孙合噗地吐出一口水，灰了灰耳朵，很有把握地说，是西边，西营门外边响枪。

他的左眼黑洞洞的，凝固而无光，像一只瞎了火儿的枪口，衬得右眼更亮了，乱眨动。

那八路军兴许攻不进来。

天这么冷，孙合依然光着脑袋扎煞着手，立在当院里找话说。这院子是老爷儿们的大客厅，站惯了也就没了天气，无冬无夏。城里的男人们不聊天儿是活不下去的——话憋在肚子里作病。



孙合的话是药引子，南屋里果然出来角儿了。傻篓子他爹穿了一件蓝色棉袍子凑到院子当央，哈着热气团团着身子，上下不舒展。

傻篓子他爹见孙合的嘴拾掇得这么爽神，知道他晚晌这顿饭又是荤腥儿。他想了想，说这又沟又壕的，那八路军兴许攻不进来。

谁说不是呢。孙合拉开了海聊的架势。其实是解放军。住在大杂院里的平头百姓不知人家已经换了称号，用的还是老词儿——八路军。从有日本人的年头就这么叫，没改过嘴。

这钱可是越来越不值钱呀，毛得要命。傻篓子爹爱念自己这本经。他开着个小门脸，专卖应时利节的土杂品。这几天没人上门，他也就吹灯拔蜡关了门板儿，候着。

他也说不清到底候着什么。

孙合说这城不那么容易就破，警备司令叫陈长捷，南蛮子。

就是这生意不好做了，兵荒马乱的。你等着看吧，兴许一块大洋买不了一个烧饼。孙合是个掮客，凭口舌腰脚在街面上给人家跑合儿，挣佣钱。他说，人不识字呀能混上饭吃，没有脑子可就混不上饭吃了。

傻篓子爹嗯嗯应着，瞅着孙合的这张脸孔。



肖克凡卷

孙掌柜，您这只左眼，还有目力吗？傻篓子爹问了句傻话。作了这些年邻居，他一直没弄清孙合是不是失了一只目——独眼。

孙合被这句话给问乐了，一呲牙说，马马虎虎马马虎虎，混饭吃呗。

孙合就聊，傻篓子爹就听，天就更黑了。两个老爷儿们像是没屋子的人，干冻着。

北屋里推开一道门缝，闪出孙合老婆的蓬头垢面的模样：大虎他爹吃饭啦。

您不上我屋里吃点儿？孙合吐了口粘痰。

请吧您呐，吃完饭我屋里咱接着聊。傻篓子爹是个肉头肉脑的男人，自打死了老婆他就没吃过解馋的东西，一肚子素净。

孙合进屋去品味他的荤腥儿了。这种时辰，他家里最安静，不许有半点儿声响。而那五个高矮不一的孩子围坐在饭桌前边，吃相十分斯文，没有一个敢吧嗒嘴儿的。孙合教子很严，常训斥孩子们说，吃无言睡无语这是圣人训，贵人要有贵样，长大了才能混上个好事由儿，进铁路进邮局进银行，端铁饭碗过好日子。

傻篓子爹双手揣在袖口里蹲在自家门口，候着孙合吃完饭出来接碴儿聊。他生就一双又大又厚的耳朵，专门爱听孙合的天南海北。



屋里没生火，比外边也暖和不了多少。前些天买了五斤煤球，没舍得烧。

这时候傻篓子爹听见孙合在大声吩咐。

给傻篓子家端两条鱼去，大虎。

给曲大少家也端两条去，三柱子。

傻篓子爹心里一热：这孙掌柜是个穷大手，老天津人的作派呀，要里要表的。

之后他听见铲子响了，就咽下一团口水。

远处又传来一声枪响，隐隐约约。

唉，这日子口儿还讲究吃鱼，也只有咱天津卫呀。九河下梢，吃尽穿绝。

傻篓子爹自言自语，冻出了两行清鼻涕。

曲家屋里的小孩子哇哇哭了起来。



2

那小媳妇水红的裤子水红的袄，手腕子嫩得赛过白藕。她是曲达元的填房，过门刚刚半年。曲达元的前妻害痲病死了，留下个没摘奶的孩子。娘家心疼孩子怕受别人的委屈，就让她嫁了过来顶替死去的大姐。俗话说这叫姐俩寻了一个人。

她一步迈进门便做了娘，整天弄着个小孩子脚手不拾闲。邻居们还是依照曲达元前妻留下的称呼，叫她曲嫂子。她好象在替姐姐活着。

曲达元人称曲大少，是个游手好闲的懒虫。祖上留下的产业，传到他头上没几年就折腾净了，手里连个屁也攥不住。

丈夫三天两头不着家，蹲棋摊泡茶楼出戏园子进书场，像个水游子。

又三天没着家了。她心里念叨着，在门前往那只小炉子里续煤球接火，闹出半院子的烟。

日子紧巴，煤球就得数着个儿地烧，比鸡蛋还金贵。水缸里的水也快用净了，明天就得花钱雇人去挑。



拉水车的小伙子名叫大用子，这几天一直没见踪影，八成是给保安旅抓去修城防了。

等明几个叫傻篓子给挑吧。水缸满了就替他补一补那双烂袜子，一还一报。

他曲嫂子你接火呀。傻篓子爹蹲在自家门前瞅着，对她说，黑下要是把炉子端到屋里，可得在意着煤气熏着。

她问，你吃啦？

吃啦！孙掌柜的鱼。他说。

这时候甲长进了院子，身影又短又矮。

这时候孙合屋里有了大响动——哗啦一声掀翻了饭桌子，是孙合在嚷叫，说你这是喂猫呀，熬的这是嘛鱼呀味儿不正让人怎么吃！

孙合的老婆争辩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小杂货铺关了张，没搁鱼佐料儿是瞎话，就是缺了酱豆腐汤儿和面酱。你逼我抹脖子上吊呀！

没能耐就别熬鱼我操你祖宗！孙合骂她。

这年头你操我祖宗我也没处给你找坟头去。

孙合又摔了一个茶碗，江西瓷的。

甲长听了一会儿，冲屋里说，文火熬鱼，孙掌柜您怎么变成了武吃呀？味儿正不正的，等太平了您再慢慢品吧！今几个不是日子。



肖克凡卷

孙合闻声出了屋，罗掌柜罗甲长，您屋里坐吧，大虎他妈妈沏茶呀，搁那小叶儿。

小叶儿留着您自己慢慢品吧，我是公事。

好，您公事您公事。孙合站在当院里，捏着根洋火儿慢慢剔牙，像瞎了一只眼的宋江。

孙合饭后是要剔牙的，但有荤腥儿的时候他从不剔牙，图希个余味在口，慢慢品着解闷儿。今儿个的鱼味儿不正，得剔出去。

傻篓子爹问他，没吃呀？我看你剔牙呢。

「害！半饱儿就觉着味儿不对，这是老天灭我呀，劫数。罗甲长您又敛份子钱呀？」

罗甲长嘿嘿着，孙掌柜这日子口儿您还能坐在家里吃上鱼，够谱儿啦！

鞋底子大鲫鱼，是赵家冰窖得六少爷死乞白赖非送给我的，说改改口儿。这日子使黄货也换不来二斤鱼呀！谁敢去凿凌眼喂八路军的枪子儿。

傻篓子爹说，莫谈国事吧孙掌柜。

罗甲长正式说话了，铿声铿语。

都别掌大灯，要是非掌灯不可就得使棉被捂严实了窗户，这叫灯火管制上边说的。

傻篓子爹嘟哝。我就一床棉被，捂到窗户上去我就站着睡觉吧，窗户纸当成炕席。



孙合对罗甲长点了点头，嘿固若金汤呀。

更得固若金汤。甲长从棉袍大襟底下掏出一个札子，瞅着说，每条胡同口上都得安一个铁栅栏门儿，还有铁蒺藜缠在上头。一家出一万块钱，图个太太平平。

孙合的老婆出了屋，只穿了件夹袄全凭那身肥肉膘子挡寒。她说，一万块钱能挡住兵？

您就买个便宜吧，比吃鱼可强多了。

孙合说拿钱吧别让人家罗甲长候着呀，咱们得赶紧固若金汤呐。他的右眼一闪亮，左眼便也随着没滋没味地乱眨。

傻篓子爹脱了鞋，从鞋垫儿底下抻出一张票子，挺有油性的。他递给甲长说，只当花一万块钱买了个药丸子吃。嘛药丸子？定心丸呗。

甲长说，是呐吃鱼也不治牙疼。

孙合的老婆立在门前没词儿。她兜里一个大子儿也没有，锅里的鱼还是找曲达元媳妇借钱买的呐。哪儿是赵家冰窖送的。本地有句俗语，说是借钱吃海货，不算不会过。爱吃荤腥儿的女人，在爷儿们眼里就是贤惠。

她冲甲长张了张全是鱼味的嘴，没词儿。

那只黑猫趁机钻进孙家屋里，开斋去了。

孙合顾不上看那猫，对自己老婆说，你告诉甲长咱手头没零钱，明儿一早拿整张的票子换开，给罗掌柜送



肖克凡卷

去不就得了嘛。

他老婆明白了，是呀甲长现时没零钱。

孩子们在屋里嚷叫起来了，爸爸呀！猫把鱼都吃啦，你让留着明儿个吃的那一碟子。

孙合揉了揉混浊的左眼说，那就是我给猫留着的，正好正好。

是啊，有荤腥儿早下肚别留着了，说不准哪一天黑下八路军就要攻城破关的往里开。罗甲长捧着札子去叩曲达元的风门子，之后就进了屋。他叫了声二姐呀你歇着呐。

她娘家是开鞋铺的，罗甲长叫她二姐是沿用了在娘家当闺女时的称呼。这一程子她活得有些恍惚。丈夫在家她觉得自己当了媳妇，丈夫不在家她又觉得自己仍抱着鞋楦子当闺女呢。

你那位曲大少还没回窝呀？真是不顾家。

小媳妇正躺在炕上偎着一岁多的孩子，慌忙起身扣严了大襟，把雪白的奶子装进怀里，说罗掌柜坐罗掌柜坐。她胸口的白光刺了甲长的眼睛。

你哪来的奶水喂孩子呀？还没开过怀儿。

让他嘍嘍，哄着孩子睡呗。

罗矧子一身热沙土的气息，闻着很躁。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又马上站起了身。